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八

詳校官侍讀<sub>臣</sub>陳萬青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sub>臣</sub>胡子襄

謄錄監生<sub>臣</sub>張曾詣

欽定四庫全書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七

明 王世貞 撰

張居正字時大湖廣之江陵人也少穎敏絕人爲諸生  
渺小而是時尚書顧璘撫楚行郡而試其文奇之已得  
召見復大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遺以金錢爲膏油費明  
年舉於鄉謁謝璘解所繫犀帶以贈而曰爲若異時圍  
腰飾然當且玉不足久溷也自是又六年而登進士高  
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爲嘉靖之丁未戊申間諸進

士多談詩爲古文以西京開元相砥礪而居正獨夷然不屑也與人多墨墨潛求國家典故與政務之要切者衷之時時稱老易以爲能得其用諸老先生如徐階輩皆器重其人相推許遂得授編修尋以妻喪請急歸亡何還職居正爲人頎而秀眉目美鬚鬚幾至腹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時嚴嵩爲首輔而忌徐階爲階者皆避匿而居正行意自如嘗考會試而其門生自喜客於嵩能得嵩意居正衆斥之曰李樹不代桃僵耶亟去毋辱

吾門衆稍莊憚之而有天幸母爲嵩耳目者嵩顧亦稱  
居正久之遷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居正待諸  
生嚴無所寬假而獨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尋還  
理坊事遂以選侍裕邸講讀王頗賢之邸中中貴亦無  
不賢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尋進右  
諭德兼侍讀預修永樂大典復預脩興都志始解裕邸  
講進翰林院侍讀學士領院事時階代嚴嵩首輔盡以  
志事委居正而其所具藁草輒爲輔臣袁煒所削及煒

卒階乃復從居正草進於上上意不懌亡遷賞然中外目屬居正謂必大用矣世宗崩階草遺詔頗引以共謀事具階傳居正尋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邸故講臣陳以勤俱入閣而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世宗實錄總裁經筵開爲同知經筵事至秋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亡何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學士之五品僅歲餘而至一品其登進之速雖張桂不能過也時年僅四十三當居正之進閣

閣臣凡七人徐階最爲老宿與李春芳皆好折節禮士  
郭朴陳以勤皆忠厚長者獨高拱狠躁而不得志於言  
路稍絀尋引去居正最後拜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  
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  
是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徐階既去位而春芳代居正  
意狎視之以爲不足與有爲而大學士趙貞吉入其位  
居居正下然自負長輩而材間呼居正張子有所語朝  
事則曰唉非爾少年輩所解居正內恨不復答而與中

貴人李芳輩謀召用高拱俾領吏部計以扼貞吉而奪  
春芳政拱至益與居正善當是時天子頗好遊而重武居  
正上疏言六事其一曰簡議論謂朝廷之間議論太多  
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背馳  
或毀譽矛盾是非淆乎唇吻用舍決于愛憎政多紛更  
事鮮統紀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有所長亦有所短  
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輕重斷而行之信而任  
之二曰振紀綱謂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

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爲調停以委曲遷就爲善處刑法之加惟在微賤庶人之議反重朝廷賈誼所謂蹊蹶者欲上攬乾綱張紀律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伸三曰重詔令謂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乾坤之用息造化之機滯欲部院覆奏者數日即報不得諉之撫按行撫按議處者嚴令期限不得延緩停閣四曰覈名實謂今用人者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

必更考其成至於債事之時人未必明正其罪推魯少  
文者無用而見譏大言無當者虛聲而竊譽倜儻抗直  
者忤時而難合脂韋逢迎者巧宦而易容或以卑微見  
忽或以名高見崇或因一善而借資終身或因一疵而  
取病衆口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  
格太拘毀譽太易欲以嚴考課審名實責之吏部官各  
久任毋遽遷轉五曰固邦本謂近以蠲賦至半國用不  
足邊費重大內帑空乏分道檢括庫藏盡掃以致水旱

災傷坐視而不能振用兵餉百出而不能支欲上停免一切不急工程無徵辦精擇守令講求出納其分道之使一切取回六曰飭武備則欲上脩祖宗大閱故事張皇六師躬賜校肄旌別技勇汰易老弱疏上褒諭下部院議行於是各推演疏指事別爲演多至十餘條以媚居正而所謂大閱者上意果爲動令所司擇日行矣大閱費不訾時方詘而給事中駱問禮頗言其非急居正亦覺之乃復上疏請停止上不允居正以善筆札諸公

有密勿疏草多委之如救給事石星御史詹仰庇停取  
戶部合三十萬請皇太子出閣講書其草皆自居正而  
同列李春芳陳以勤趙貞吉殷士儋之見逐雖發之自  
高拱而其機皆出居正故所獨厚者司禮中貴李芳一  
日言官有忤旨而當懲者春芳顧而言曰當何處居正  
遽曰不過示責而貸之耳春芳具如居正語而俄頃居  
正以片紙使小吏投芳曰此人狂妄即上貸之恐有繼  
言者須謫譴而後可芳請于上改停三月俸而春芳後

得之心恨居正而不敢發尋李芳以強諫失上意杖錮之獄而居正小屈後諸公去且盡獨居正與高拱在兩人相得益密會北人請入貢通互市亦惟居正贊之初以滿三載加柱國進太子太傅再以六年滿加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兼支大學士俸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少師餘如故嚮者階居正故受業知已也其去由張齊之爲拱而修忤然居正實言之李芳謂階久倦官以是亟報許既許而心愧之階既去然約

束其三子事居正謹而拱銜階甚必欲殺之嗾言路追  
論階不已而使其所讐誣飾其諸子罪下撫按置獄事  
益急階求救於居正居正從容爲拱言階一旦叵測公  
負薄舊僚名拱稍心動而居正頗復爲撫按居間業稍  
緩而拱之客乃搆于拱謂居正納階子三萬金賄不足  
信也拱無子而居正多子一日戲謂居正曰造物者胡  
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曰多子多費甚爲衣食憂拱  
忽正色曰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

而誓辭甚苦拱徐曰外人言之我何知以故兩自疑而拱之客謂間可乘也日稍稍以居正過聞拱而都給事宋之韓遂具疏且論居正草成而居正知之走見拱而乘氣言曰公不念香火盟而忍逐我耶拱錯愕出不意曰誰敢論公者居正曰公之門人宋之韓已具草矣公曰亟呼而止之居正曰公發之安能止之拱曰請出之外以明我心晨入部以某省叅政補之韓而其疑居正益甚拱又前後薦其所善中貴人陳洪孟冲柄司禮而

抑馮保時尚寶卿劉奮庸疏摘時政數事語侵拱而給事中曹大埜則極論拱諸大罪居正爲擬旨謫大埜于外奮庸亦坐謫或云居正實使之或云獨大埜受之馮保莫能明也上一日甫視朝忽馳而下且蹈于陛間第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語且不了居正與拱趨而掖之起還宮即不豫者月餘矣羣臣詣闕問安而上方卧蹶然興肩輿至內閣居正與拱驚出俯伏上掖之起而掖拱臂仰天氣逆結久始云祖宗法壞且盡奈何亦復不

了了而持拱袂步且至乾清宮門始復謂第還閣別有  
諭明日寂然而居正察知上色若黃葉而骨立神朽慮  
有叵測爲處分十餘條札而封之使小吏持以投馮保  
即有報拱者急使吏跡之則已入矣拱亦不知爲何語  
第恚甚至閣而詰居正曰昨密封之謂何天下事不以  
屬我曹而屬之內豎何也居正面發赤不能答乾笑而  
已徐而曰日與飲食通公安能一切瞰我拱淺謂實然  
不復置臆而上崩拱與居正懽然具遺詔草拱復自具

草以聞凡數事皆欲攸司禮權歸內閣馮保聞之意不善也上方諒陰拱有請必報可以爲能得上心而嗾所善言官四五人列疏論保謂必下拱即擬旨逐之而使其心腹韓楫報居正行且建不世功與公共之居正陽笑曰去此閹若腐鼠耳即功胡百世也而陰使人馳報保得預爲備而逐拱語見拱傳居正既代拱首即請還楊博吏部頃之上御平臺召居正而諭曰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

心見輔因賜居正金幣及綉蟒斗牛服居正頓首泣謝  
謂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  
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  
善亡何復賜居正白玉帶自是賜賚繁渥無虛日矣時  
上幼冲虛已委居正居正既得國亦慨然以天下爲已  
任中外想望丰采既已大計廷臣於拱私黨多所屏斥  
而他不職者亦稱是復具詔草請于上召羣臣廷飭之  
謂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箴剋缺鑽窺竇隙巧謀躐取

鼓煽朋黨公事排擠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誇讒佞便捷  
爲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  
人臣酬報之資是用去其太甚薄其懲戒餘皆曲賜矜  
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諸臣亦宜痛湔宿  
垢共襄王道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  
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湏湏以隨時毋噤脊  
翕訛以亂政任輔弼者毋昵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

衡者母作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宜竭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若或沉溺故常堅守途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詔下百揆頗惕然而時上當尊崇兩宮故事天子非嫡生而尊皇后稱皇太后若生母亦稱皇太后則加徽號於皇后以別之馮保欲媚上生母李貴妃乃風居正以並尊居正不

敢違於是下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尊皇貴妃曰  
慈聖皇太后而兩宮不復別矣慈聖徙居乾清撫視上  
主持國柄而倚馮保為重又與保俱得居正中外大  
柄悉以委之而居正亦自淬勵亡所受徇經筵開為知  
經筵事修世廟實錄為總裁尋加左柱國進兼中極殿  
大學士子一子尚寶司丞上疏辭不許而賜白金百兩  
文幣四有副繡蟒衣一襲復力辭前命乃許之下璽書  
褒諭以風示百僚居正之為政大約以尊主權課吏實

明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  
無所不披靡乃愉快于志居恒謂高皇帝真得聖之威  
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卧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  
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也今上世宗孫也柰何不使之  
法祖黔國公朝弼數犯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以爲朝  
弼綱紀之卒且萬人不易逮恐失諸夷心居正擢用其  
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於上貸其死而錮  
之南京人以爲快漕河通居正於歲賦往往迂緩逾春

而後發即水潢溢非決則涸乃採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而畢發少罹水患其始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爲常太倉粟至支十年歲與邊互市饒馬則減太僕種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既樂於不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爲考成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勘者度事之不易行或有所按覈或兩訐當質成者其人各以私軋則稽緩之至數十年而不決遂廢寢居正下所司以大小緩急

爲限行之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稍肅而漸有不便于居正者矣尋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極殿大學士賜白金綵段寶鈔羊酒加等居正有子曰懋修與其孽弟居謙俱試于湖廣得中式懋修僅能成文蓋主司有庇之者人以爲居正不與也而至會試不第居正斷斷脩怨其主者人漸識其意而是時吏部尚書楊博病免當代廷議以左都御史葛守禮工部尚書朱衡南京工部尚書張瀚推衡自謂官宮保當前叙而又素善

事居正頗以驕於公卿間居正聞而厭之然亦惡守禮  
慙不能翫翫如意故特拔用瀚瀚望最凡薄其預推  
也衆固已輕之自是忽見拔舉朝大駭益相率趨事居  
正矣始內閣臣高儀不久卒居正以呂調陽弱薦代之  
調陽與居正行同而年差長然秩尚卑居正引之數加  
恩至保傳調陽雖不敢有所持諍然內不甚附之居正  
事取獨斷亦不復諮訪嘗病假一日而遽入取調陽擬  
旨皆更定曰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大臣緣居正指益

易調陽甚或故抑絀其鄉人及親厚者以見公調陽惟  
仰屋嘆詫而已上以師臣待居正凡所下御札皆不名  
稱先生或稱元輔有二白燕育于翰林院白蓮雙蒂者  
三居正以爲瑞進之上不自有歸德于居正而居正父  
母皆老壽無恙上嘗出蟒繡金髻裝重綵以手書慰諭  
賜焉居正故窶無居第乃大買地于江陵城使緹騎百  
夫長龐某者假干陬顯陵之便而爲督治舍宇甫建而  
馮保言于上名其堂曰純忠左曰社稷之臣右曰股肱

之佐名其樓曰捧日又爲儷語以正氣萬世休光百年  
美之皆御筆大書而出內帑百千金爲資費於是全楚  
之臺使者監司都守皆有賄也環楚而爲臺使者監司  
亦如之凡三載而就費直將二十萬自居正帑者不能  
十之一矣留都之小閹醉辱一給事中其長已執而榜  
笞數十且請旨繫治矣而他給事中爭上疏請究閹其  
語激居正取其尤激者趙參魯謫之外而謂其欺幼主  
不道意以悅馮保也保故以德居正居正稍說其裁抑

中貴人毋與六曹事毋輕銜命出使即使而緹騎尾而陰訶其短惴惴事畢幸不見譴罰以是怨居正而不歸心保居正念御史在外驕傲往往凌撫臣出其上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詰責隨下勅令其長加考察以故御史給事雖畏居正然中多不平而抗勁喜事者出南京戶科給事中余懋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爲風已奪其職爲庶人而御史傳應禎繼言之尤切然不敢有所侵於居正也居正以經筵進講訴於上謂此曹子欲

市國恩收召朋黨以便奸縱私至下錦衣逮杖而戍之  
濱海給事中徐貞明等坐就獄視具橐餽亦逮謫外御  
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郎改居正擬以爲德而  
臺居頗近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俄出按遼東遼東捷  
御史不當報而臺誤報居正以故事裁斥臺臺益惡居  
正且分不得免遂極論其黷橫十餘事居正怒甚見上  
俯伏而泣不肯起上爲下御坐以手掖之而曰先生起  
吾爲逮臺竟其獄以慰先生臺至下詔獄上命內閣杖

之百而遠成之時物議頗訾剝居正不自安乃陽具疏  
爲解得不杖而奪職還里客有賀居正者公真宰相度  
哉居正感額曰不過宋宰相事耳古人殆不然蓋以輕  
處爲未嫌也亡何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張四維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故事入內  
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著元輔居正等辦  
事不欲夷之僚佐也於是四維恂恂若屬吏矣

張四維字子維山西平陽之蒲州人少於居正一歲舉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以久次為右春坊右中允經筵日講進右諭德兼侍讀四維北人粗讀書自負能文章而實少所通會頗有幹用才于尚書博為鄉後進而尚書王崇古其舅也二人皆久任邊事以故四維亦頗習之最為輔臣高拱所器重遂超為翰林院學士復超為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如故轉左侍郎崇古時總督宣大諳達求入貢互市崇古已請于拱而四維交關其間頗有緒拱益器之而是時殷士儋長禮部加太子太保

矣又上裕邸時與拱先後講臣也而拱欲拔四維前士  
儋而入閣士儋不獲已則以中貴人陳洪援取中旨得  
大拜以是心怨拱而忌四維四維猶干進不已其父鹽  
鹽長蘆累資數十百萬而崇古鹽在河東相與擅一方  
利按河東者御史郅永春怒二家之橫上疏論劾崇古  
四維詔勿論而士儋謂四維有隙可傾也四維復疑士  
儋使之以是兩相構而給事中陳楫拱客而於四維有  
鄉曲舊復指謫士儋士儋以是益怨拱與四維而卒不

勝竟罷去有爲士儋不平者復緣永春疏指劾四維四  
維意不懌引疾請告歸未幾而拱復念之以修實錄副  
總裁召同尚書高儀掌詹事府將出而拱敗復引疾予  
告四維既饒于財歲時候居正不絕而慈聖太后之父  
武清伯偉故籍山西得四維重賂爲之白太后召掌詹  
事府時呂調陽樸而老病數求去不能當居正意而四  
維頗精悍其督視修實錄踰于昔雖其出不盡由居正  
非其所惡也既入內閣事推居正雅亦相狎尋實錄成

調陽加少傅太子太傅而四維亦加太子太保矣居正加  
左柱國支尚書俸顧再疏辭上謂實錄國家最大典且  
一句一字孰非出先生筆者而何獨辭居正復疏言一  
句一字果出臣筆第此臣子常分何足言邇年以來人  
臣苟効微勞輒萌非分之想小有不酬則深獨賢之怨  
臣實恥之故不敢苟就冀以少勵此輩上始允其辭溫  
諭百餘言頒示史館諸拜恩者皆不樂而是時少詹事  
王錫爵遷詹事亦上疏辭不許居正以錫爵官不及辭

而辭者當有激也意銜之錫爵侃侃自若尋禮部舉會試而次子嗣修與呂調陽之子皆中式居正等以嫌請避不允于是假其柄于四維而詹事申時行使所知以嗣修卷上之四維已次名二甲第一矣既進御上啓姓名則拔嗣修一甲第一名而召居正謂曰無以報先生功貴先生之子孫以少報耳居正叩首謝出語于人冀塞言者口而劉臺言漸驗時邊塞久不爲中國害獨小王子之部十餘萬衆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

侵然其人少弱非久即退而總兵李成梁勇悍善戰數  
拒却之東直者泰寧福餘女直諸屬國時入侵襲爲不  
利成梁伺其入輒刦其後營焚掠輜重無算又以春中  
率精騎掩之皆驚竄移徙成梁復乘勢奮擊斬獲以千  
計居正張皇上捷天子數褒美加恩輔臣居正多辭不  
受僅受賞而成梁至僭五等爵位三公而兩廣之破山  
賊督撫殷正茂凌雲翼所鹵斬尤多至數萬其爵賞亞  
遼左天子謂居正運籌功多居正益重戚繼光者亦東

南良將也既移鎮薊門多挾南兵而北人嫉之繼光懼  
而是時兵部尚書譚綸與繼光以財通綸善用女術頗  
干居正居正試之而驗則益厚綸以示寵繼光乃時時  
構千金姬進之居正且他所募畫多得居正意以是事  
與之商確諸督撫大臣惟繼光所擇欲爲不利繼光者  
即爲之徙去而成梁與二廣之賂亦接踵至居正不能  
却也居正性整潔好鮮麗日必易一衣冰紈霞綺尚方  
所不逮時錦衣大帥朱希孝所蓄名書畫甚富且死哀

其精絕者以識別居正既露之于是日有進以博一解  
顏然尚不能當嚴氏之十二而他珍奇瑰異稍浮之矣  
居正天資刻薄好申韓法以智術馭下而士大夫之儉  
黠者爭欲投其意張瀚以久任之說進然僅能行之藩  
臬守令而不能行之給事御史吏部屬譚綸用給事中  
楊言以蘇驛遞之說進則兩都大臣諸方面之任咸僦  
民舟車就旅店食與商賈無別而其屬以公使行則馳  
驛呵殿道路不勝其陵替而遠宦者雖貴不任行矣省

冗官卽卽署多長僚而待補者累累無罪而褫祿矣清  
庠序則大邑之挾經就試者千餘人而獲隸學官者僅  
百之一貧書生改業而賈矣皆覩以爲名美而奉行之  
人卒不能堅久以故見害而不見利然仕路爲少清費  
亦率減十三四承平日久姦盜蝟起至深入城市剽府  
庫以去有司秘之莫敢發居正特嚴其禁匿弗舉者雖  
循吏亦必黜得盜卽報斬決以是有司莫敢飾情盜賊  
畏死爲衰減而亦多倉卒不審者例盜邊海錢米盈數

皆斬首示衆然往往取長繫不能完至瘦死居正獨亟  
斬之而追捕其家屬文吏不習見祖宗制創聞以爲駭  
而不便者相率而爲怨讟居正奮然身任之不恤也又  
以糧運阻喜進者議通海運然不能得故時舟子長年  
而且謂山島多窄窄能觸舟于是膠州一大僚謂有膠  
河故道自海入青穿而出可以避之其意欲通故河以  
利其鄉邑而大僚之上佐久滯淫不獲登八坐和而請  
從事焉居正大喜命以侍郎兼憲職發青登萊三郡夫

數萬人鑿之然河之中道高下不能達稍深則岸立頽  
遷道而其下多石費十餘萬金卒不可復而大僚之鄉  
人未見利不勝調發相與逐而噪之乃中寢然居正竟  
不罪此兩人而用之其自用類如此世宗朝士大夫之  
言祥瑞者居正顰額而醜之其秉政乃獨好飾祥瑞以  
上下兩盡媚言及災異則怒而見辭色于是一切爲蒙  
蔽滿九載不上考請罷溫旨慰諭如例賜白金麟繡御  
膳肥羜上尊外復加賜白金二百兩坐蟒衣一襲綵幣

八有副坐蟒者禁服也惟司禮首璫上所憑倚間或得之而居正凡三被錫吏部具故事上進左柱國太傅子一子尚寶司丞璽書褒美給四代誥命賜宴吏部凡三辭不允最後辭太傅而已上將行大婚禮歛髮用幘欲加恩居正疏辭仍賜白金百兩綵幣八有副調陽等賜各有差慈聖去乾清宮將返慈寧勅諭居正謂吾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聖德先生親受先帝付託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

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焉  
因賚坐蟒蟒衣各一襲白金二百兩綵幣八有副居正  
侈之外光動朝野尋馮保之賚與託孤約略埒是而亡  
何其父封少師文明卒同列以聞上遣司禮中貴人慰  
問居正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賻贈白金共一千  
五百兩鈔萬貫綵幣三十皆有副白紵六十石麻布百  
五十疋香油薪炭稱是上加恩居正雖踰于他相數十  
倍然未嘗有意留之而居正出錯愕無專見而最厚者

同年戶部侍郎李幼孜等倡諛辭謂上沖年不能親萬  
幾不可一日無相公何忍舍而遠去遂以奪情之說進  
而居正惑矣故事首輔去位之三日則次輔遷坐左而  
翰林諸僚吏衣緋以謁至是諸僚吏皆衣緋入調陽樞  
不識物情雖不遷坐左而不先期止其僚入揖有報居  
正者謂翰林皆衣緋入閣矣居正恚謂我尚在而不復  
少顧忌即一旦出春明門何望更入乃陽上疏請乞守  
制而露意馮保使固留之時有識者皆以爲非然而不

敢言之朝而王錫爵與其僚張位趙志臯吳中行趙用  
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爲不可懋學移書李幼孜責  
使諫止且責給事御史不言幼孜唯唯而已而泄之居  
正居正怒甚時上遣吏部尚書張瀚慰留居正宣旨畢  
瀚在吏部其事居正無不茅靡且以汙濫數爲言官所  
謫藉居正以安不敢以居正奪情爲是而左都御史陳  
璿北人也倡六部請留居正禮部馬自強頗持之未上  
而居正恚則請于上謂瀚昏耄勅令致仕矣御史曾士

楚等遂上章請留居正吏科陳三謨故居正客也而迫于同事者小遲聞居正之怒因蒲伏謁居正涕泣求解俄而疏亦上矣用賢不能平約中行具疏勒居正歸除服而後用之然其辭緩而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繼之則稍峻且傍刺譏居正他事疏上留中不出馮保蓋欲取居正指而居正怒不知所爲將擬加重辟于是王錫爵要申時行謁居正而請解時行不可錫爵乃獨身往質居正於喪所辭甚峻居正勃然且拜且言曰

上強留我而諸曹子力逐我我何以處使有尺刃在我  
且自刎矣錫爵辭不可已而居正揖之出則進士鄒元  
標者復上章極言居正以元宰而首數大倫何以師表  
天下且其人非能以仁義輔人主不過智力把持耳用  
之何所利前是上已下旨廷杖艾穆思孝八十謫遠戍  
用賢中行六十爲編氓而元標袖疏草入左掖門覩諸  
臣宛轉血肉心不爲懾疏上而中外壯之得旨杖戍如  
穆思孝皆頻絕而蘓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亘天無所

不掃人情洵洵久不曉有奪情事特創起而諸言者皆得罪以爲居正實應之街議巷謫至作謗書懸之兩長安通道謂居正且反居正不得已迺草詔戒勵羣臣諭所以畱居正而罪言者意再及之必誅無赦馮保爲請於上宣之朝謗稍息于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大璫魏朝馳傳往代司喪而禮部主事曹詰并爲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葬居正請不造朝而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理政及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上許之而

日給酒饌二席月給白粳十石香油各百觔燭三百枝  
茶三十觔鹽百觔薪炭稱是計直踰于奉賜矣始居正  
自矯飾雖不能無任情而英敏善斷闢闔揮霍庶幾以  
爲有魏相姚元之風而其客面諛之謂漢唐所未覩見  
至相率而有伊周之目居正亦雅自負不世出爲劉臺  
等所擿志意漸恍惚而至是始知天下之不見與思以  
威權刦之益無所顧忌居平謂羅倫小豎子何所知其  
書當投廁中蓋先朝成化前朝臣稍有事寄者無所不

奪情自閣臣李賢奪而羅倫以脩撰非之其言雖不行而嗣後人稍自知愛非兵革無有言奪者矣居正之聞喪薦紳先生傳錄倫疏紙幾貴居正知之以故追恨倫而亡何上且舉大婚禮故事諸授冊遣聘皆勳臣主之而首輔爲副使居正以有服不當與慈聖亦疑之而使中貴人問居正恐難於易吉居正豔其事乃曰爲天下母國之大事孰有重者且居正受上恩厚即令之赴湯火不辭而僅即暫時吉乎於是居正遂被紫橫玉以從

事凡十餘日夜給事中李洙疏謂使居正不服吉不可以將禮將禮而服吉恐非上所以處居正與居正所以自處夫吉禮非金革比也閣部大臣皆可使不止一居正也上苟惜居正幸更之居正赧甚恚洙以其辭直姑切責而付吏部處洙尋補按察僉事出矣錫爵意益憤憤請以省覲告人謂相君不有父而君故省父以形若短且君何以責相君深乎錫爵曰吾自知父不知有相君且相君之自爲情而自奪之夫上奪之可也今乃徼

太后中貴人以要上即如所請不入朝不衣錦可也而今且衣錦而從吉即從吉吾意其願之有泚而顧揚揚自誇詡謂人何幸躬逢其盛于是竟請告以歸故事大婚禮成閣臣第有賞而無遷拜居正知馮保諸中貴欲得之思以爲恩市而身力辭之以釣奇乃擬調陽進建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張四維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各錄一子中書舍人而馮保等皆加秩蔭叙矣上果謂居正讓而有禮賜璽書褒諭累百餘言命吏部

候服除而援旨以請已報遼東捷賜居正白金百兩綵幣八有副先是上所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而不名稱先生者獨孝廟然面諭則有之不以施筆札至是始兼稱元輔張少師先生且待以師禮而居正有奏謝亦自負以爲帝者師且引贊拜不名之禮隱然兼蕭何子房而有之人謂居正傲於上而卑於馮保即陳寔所不論也居正見人情已定乃始乞歸葬其疏再上始允使尚寶司少卿鄭欽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護歸以一月

爲期葬畢即上道仍命撫臣按臣諸臣先期馳報璽書  
敦諭範白金爲印記曰帝賚忠良以賜之如先朝楊士  
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  
毋得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人謂古稱伴  
食同事則有之未有伴食於三千里外者以調陽四維  
當拂衣而調陽獨怏怏不樂然未能果也始居正念以  
閣臣里居者高拱在未嘗一日忘而殷士儋多左右與  
援或能乘間以出謂徐階老易待擬薦之自代遣人布

腹心於階階諸子且信之而居正復自念階出而居正  
被召還任名位固相等而階前輩受業師不敢踞其上  
乃請廣內閣員詔即令居正推乃疏推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馬自強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申時行而時行  
已加太子賓客忘不入銜且謂自強資深當加太子太  
保文淵閣大學士時行資稍淺當以左侍郎兼東閣大  
學士詔如之其辭同張四維自強抗直數與居正自  
分不敢望之人以居正是舉稍不易云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八

明 王世貞 撰

申時行字汝默蘇之吳縣人舉進士第一人爲翰林院修撰初從外家姓爲徐久而後復之時行美姿容秀目疎眉性溫茂有體韻而不促愜能詩文善筆札見者無不親重之初以丁父憂歸家貧時時居間有司又稍從狎邪游既服除補官與同年王錫爵善錫爵數規之始稍樹立不苟取與久之副順天試事遷左春坊左中允

兼編脩選充經筵日講官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預  
修世穆兩廟實錄尋專爲穆廟副總裁進左庶子掌翰  
林院事穆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久次  
轉詹事再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學士世錄成加太  
子賓客食二品俸時行以文字受知居正又蘊藉不輕  
崖異居正愈安之且念權寵盛多樹敵欲拔一二後進  
爲之繼而得時行旣入閣與四維皆自昵於居正談笑  
無間居正當行上及兩宮賜道里費爲白金者合千三

百兩綵幣十六有副既辭朝復請見於平臺上撫諭之  
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  
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依居正乃勸上以大婚之後宜  
撙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而哭上亦爲之哽咽墮淚  
爲居正奏辭慈寧宮皇太后復以銀八寶六十兩賜之  
所以慰諭有加出國門遣司禮中貴張宏供帳郊外以  
餞百官皆班送於是所經由有司飭厨傳治道路然意  
居正奔喪叅用凶禮則飭白羅傘幔執事輿臺胥史之

徒皆具素服以俟而居正以邊將所饋遺兵器羅列禁衛千兵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日於是復皇恐相率易繒彩一新費復不訾前是居正父初死巡撫都御史陳瑞癸丑所取士也馳至江陵乘幔輿以謁入門從者易白服畢解紗帽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已改加絰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太夫人不出跪於庭良久太夫人出復伏哭前謁致慰乃坐太夫人傍有小閣侍居正所私畱以役者也太夫人睨而謂陳君幸一眄睐之瑞

拱立揖闕曰陳瑞安能爲公公重如公公乃能重陳瑞耳公公者中貴之尊稱臧獲見而呼者也太夫人亦爲之啓顏至是陳瑞已遷刑部右侍郎復與鄖陽都御史徐學詩及司道守令會葬所以賻遺不可勝計光彩傾遠邇時有同年御史于業者罷久矣而與居正故善會葬至墓所自詭工堪輿言密語居正吾相地多毋踰於此者是且有天子氣居正懼掩耳孔而趣之去既畢葬且還朝而兵備憲臣與分守閩帥約請居正閱搃用大

帥禮居正欣然許之改服上所賜蟒繡以御禮成大出其金帛勞賜加等時遼東續奏大捷上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而大學士呂調陽內慙堅卧乞休矣居正疏以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秋涼而後上道於是內閣兩都部院卿寺給事御史俱上章請取居正亟還朝上遣錦衣衛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爲日以俟汝敬陞辭錫之白金綵幣而令中貴人侍太夫人以秋日取江路真州上汝敬至居正就道先具

疏聞而撫按諸臣各馳報矣上皆有優旨而前是所經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叅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臺使越界趨迎畢即身爲前驅約束吏卒干陬飭厨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錢普所創以供奉者前爲重軒後爲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爲揮箠炷香凡用卒三十二昇之始所過州邑卹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而真定守無錫人獨能爲

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此語聞于是吳中之善爲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以歸道經長沙襄王出候折東要居正宴故事人臣雖貴極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不欲執臣禮辭不入王強而後可于是直入至便殿具賓主而出王者之有北面自襄王始過南陽唐王亦如之諸撫臣爭競以異禮待居正而獨保定之孟重爲甚雖同事者亦羞稱之居正入則孟重以兵部侍郎超佐京營大帥矣居正既過良鄉抵郊外詔

遣司禮中貴何進宴勞於真定寺口諭先生以午入即召見平臺以未入則質明見而兩宮亦各遣大璫李奇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障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以次日質明宣旨召見於平臺慰勞懃篤且訊以途路所見歲計物情與北軍衰敗之狀良久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百兩綵幣六有副新鈔三千貫雙羊上尊御膳因引見兩宮當居正之歸日而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既得代而中悔恐獲罪于居正

上書移病歸前是有旨御史在外不得輕移病非撫臣  
爲代請而移病者都察院密察以聞然亦視爲故常莫  
有舉行者而居正之門客僉都御史王篆時佐院要脅  
其長陳爌使論應元時呂調陽以疾在告不出而張四  
維等擬旨特斥應元爲民中外知其自咸懣懣而戶部  
員外郎王用汲遂劾爌以非法陷應元阿輔權臣應元  
不當罷且謂星變而考察所懲抑者皆居正所不喜宜  
斥爌而留應元其詞甚峻詔奪用汲官亦爲民居正既

見用汲疏怒甚畫其事謂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徇人  
凡所指辯注施一槩之法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  
用疎遠不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姦推抑浮競以是  
大不便于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遊俠失志之徒又從  
而鼓煽其間相與慙懣攬噬冒險釣奇以覬幸於後日  
爲攫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臺爲  
專權之論今日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權阿附者人主  
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而

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無親  
信重臣孤立於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秉權恣其所欲  
爲紛更變亂不至於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  
口大舜所以疾讒言也臣日夜念之憂心悄悄故敢不  
避煩瀆一腔之忠披瀝聖明之前遂以明告天下之人  
臣是顧命大臣義以死報國雖赴湯火皆所不避況於  
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  
枉已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

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姦宄之人必不姑息以撓三尺之  
公險造之徒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捏造浮  
言欲以熒惑上聽紊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請於皇  
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於皇上之職  
分也優詔褒美居正累百餘言戒飭言者然居正意欲  
逮治用汲而以四維等輕之遂厲色而待一語不接握  
筆縱橫了無顧盼咸捧手受成而已及秋而魏朝奉太  
夫人所經由許步皆設席屋張綵幔徐州兵備副使林

紹至身雜挽船卒中爲之導護遠遁奔趨將抵京上遣  
司禮中貴李佑郊迎與魏相結騎隊鳴鼓角列旌幟橫  
穿御道而過觀者如堵上復遣中貴人賜金累絲珍珠  
青紅寶石首飾雜色繡蟒帛羅凡四襲白金百兩而兩  
宮之賜尤有加所以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居正  
乃妝綺繡奇器寶玩以進上及慈寧宮所費頗鉅而錦  
衣緹帥劉守有史繼書皆受役如奴客爲之收歛織作  
矣高拱之逐其自出居正而有王大臣獄居正復與發

而旋救之拱既內恨刺骨而畏其權與文深又不能不  
外示感居正始歸葬道新鄭拱已病若痲故爲篤狀輿  
詣居正撫之乃大哭謝謂往者幾死馮璫手雖賴公活  
而璫意尚未已柰何居正笑曰璫念不至此且有我在  
無憂也居正歸而拱意其不即召使使賄太后父武清  
伯謀代之武清伯納其賄不得間居正既入而知之誚  
讓良苦拱既失賄而知其泄憂慙發疾死居正爲請於  
上復其官予之祭葬之半而殷士儋歸厯城其家親戚

爲閣中掾與故裕邸中貴人善謀乘居正歸而用士儋  
居正知復切責此掾怖而不能答數日死馮保有所私  
門下筆札人徐爵居正爲擢用之至錦衣指揮同知署  
南鎮撫又使其蒼頭游七與結爲兄弟居正有所使游  
七入以告徐爵爵以達馮保有所謀亦如之或曰上之  
獎慰居正詔旨皆爵草也游七亦入貲得官勲親文武  
大臣至翰苑給事御史多與還往通姻好游七具衣冠  
報謁據上坐爲款宵飲謹呼無間居正固與馮保通關

然意忌聞張四維之私結保也恫喝止之四維以是恨  
居正益甚諳達入貢久而以兵西逼回夷使使之烏思  
藏迎國師索諾木嘉勒創招提剌以居之索諾木嘉勒誓  
上居正乞賞而侑以大士像璽璫金剛結居正疏聞且  
辭上褒稱居正輔理勲猷宣播遐邇遠方咸賓朕得以  
垂拱受成深用嘉悅勅受之而別爲荅賜時上病疹痊  
御朝羣臣皆廷賀而居正以持服不與復爲之御平臺  
以見慰諭有加賜金幣御膳穀蒸上尊上執手使視顏

色居正稱賀因勸上慎服食戒色欲上曰聖母日與朕偕動止三宮俱未宣召居正叩頭謝使還閣而後鳴鐘鼓而後見羣臣嘉靖末徐階執政而李春芳在禮部患宗室日藩衍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歲額相計議爲宗藩條例於封襲婚姻子女名數祿賜之屬苛爲之限至是居正條擿其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或擬議不定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錯窒礙難行或法與

情乖張輕重失當者皆指實言之請下禮部會議入會  
典遵守報可居正于諸藩王賄却不受亦無敢以私干  
者而禮部尚書潘晟於居正前輩顧爲恭謹其在留都  
率九卿疏請亟迎居正入朝居正憐而用之而漸知其  
頗納賂爲藩王道地不悅也微諷言者論去之而超用  
刑部侍郎徐學謨學謨少亦工文章通曉吏筆而其守  
荊州能爲民抗持景王侵占沙市適居正爲編修使歸  
治妻葬學謨禮厚之甚以是心德之居正既貴用事學

謨兩遇劾歸居正俱力持起之田間自是凡四起皆不  
離居正鄉土未久輒遷自成弘後百餘年來禮部尚書  
必翰林擢嘉靖之初上以席書言大禮當意由他曹特  
遷言路攻之十餘疏不止學謨自刑部擢亡敢出一語  
者人謂居正威在世宗上矣而居正始與姻家刑部王  
之誥之誥自用兵事數厯中外不盡由居正顯而又數  
與之爭論以養母歸其所善者即同年李侍郎幼孜嘗  
爲郡守見辱於儒生居正爲左右之不十載而至八座

居正復與之通姻遷工部尚書幼孜無他長以講學博  
士大夫名每見居正輒語移日多布腹心及廣樹朋黨  
援引所私而時一進逆耳語以示忠赤而他所爲奪情  
擅權事未嘗不開端引之出則傾身以交抗直聲者謂  
吾力言之如相公不聽何殷正茂爲戶部尚書進大珠  
瑰寶鵝罽以媚居正而得用居正專以罽奉進慈寧爲  
坐褥或曰上見之知其自居正而不善也幼孜與正茂  
爭寵而妬數嗾言路論之歸而王篆入吏部其見知愛

甚於幼孜數爲居正言幼孜時時在外揚相公之愎諫而已力彌縫之冀爲他日地居正微伺得而悉之幼孜以疾在告居正投一札曰吾憊矣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柰何幼孜懼遂乞歸而居正弗畱也而以曾省吾代領工部省吾居正所取士也爲人貪而巧媚小有文其撫四川而借軍興乾沒萬計入佐兵部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至是代幼孜而居正之門人梁夢龍自薊遼總督入爲兵部尚書其品在下中尤善媚吏部尚書王國光山

西人與四維同鄉有連恐居正疑之而篆從傍爲耳目於是六曹咸傾心事居正雖對妻子牀第無不稱居正賢者其始士大夫之諛以伊周漸謂爲常談不能得居正色喜則進爲五臣又有以稷契臯陶不爲重則直進之舜禹而居正恬然不以爲駭怪至中允高啟愚主試事遂以舜命禹題非必有他意也而諸當事者紛紛目啟愚勸進矣時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居正乃因戶部進御覽數目而陳之謂歲每入額皆在

其內鎔銖畢盡今考萬厯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金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金則已少八十餘萬金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金則已多四十萬餘金質之該部云因諸省責畱蠲免之不時追贓人犯財產之已盡奉旨請用之屢下是以入數減而出數溢也因憂其不可繼而請上置之座隅時賜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費疏上畱中上復傳

旨工部置錢應用居正亦以利不勝費止之時言官請  
停蘓松織造不聽居正面爲委曲以請得損數之大半  
復請停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遷官恩數上多曲從之  
一日上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而以給事中所上灾  
傷疏聞之因謂鳳陽及江南諸郡屢無歲而徐宿之間  
民至屑榆皮而食不急賑之則相聚爲盜賑之切不可  
緩上曰惟先生所處居正復奏上至仁愛民如子凡請  
蠲請賑無不賜允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

上非惟不體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  
贊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今給事中傳作舟疏云報災  
則曰不敢報曰請賑則曰不敢請有何不敢報與請而  
推調支吾歸怨君上即積穀一事屢奉旨申飭竟成虛  
文彼處有自理贖未嘗佐公家之急將焉往臣等不  
勝憤懣竊以爲此輩若遇聖祖不知當處以何法上怒  
曰審爾何不重處之居正拜領命乃又曰邇來正賦不  
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不爽今江南困窮甚

矣河南風災畿輔亢旱將來蠲賑恐不容已惟皇上加  
意撙節于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賚可  
裁者裁之至於布施一事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  
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尤大  
上曰然用度當從省即賞賚亦故事其無所增減居正  
又曰夫故事者邇年之所偶行遂據以爲口實則非祖  
宗故事也世宗朝最不爲節而晏駕之後尚餘百餘萬  
金今歲之所進內帑者百二十萬而隨取隨用常告乏

者故事必不爾也願皇上留神上首肯之於是有蠲貸而督責奉行者之旨肅如矣江南貴豪如華亭金壇上海各恃勢若奸猾巧避匿而不肯完賦者與瀉鹵蠃螺之民錯莫知所辨析居正聞而深恨之以是選擇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起而民不勝楚朴則相率而歸怨居正國家日益以富閭閻日益以窮然功與罪實相當時會居正服將除而上宣召吏部問期日于是手勅元輔張少師先生忠孝兩全今制服已滿朕心嘉慰

特賜白玉帶一圍大紅坐蟒蟠蟒各一襲金壺一把金  
臺盞一副用示眷念俾朝見後仍御平臺召對以後朝  
叅經筵俱吉服如舊既對慰諭久之使中貴張宏引見  
慈慶宮于宮門叩頭仁聖皇太后賜白金文幣尋見慈  
寧宮禮如慈慶而慈聖皇太后慰獎尤至賜御膳九品  
金絲壺臺盞金箸白金綵帛葷素甜食十二酒器十瓶  
使張宏侍宴甫就職而吏部以大婚勅諭請特詔元輔  
社稷重臣受先帝顧託翊戴朕躬以及大婚弼成治理

勲績茂著復加太傅增歲祿百石先錄錦衣千戶問脩  
爲指揮僉事于南鎮撫理事居正復辭太傅而受其餘  
尋吏部復舉居正守制歲月爲之請十二年滿加恩復  
再辭詔復加慰諭凡百餘言謂卿之所處恩義兩盡足  
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請以全忠孝大節至于卿之勲勞  
簡在朕心當別有酬眷時復當會試大學士申時行許  
國爲主司而居正二子懋脩敬脩與四維之子甲徵皆  
中式矣居正扈上謁諸陵歸即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

首歸政則隱然復子明辟凡再上而天子慰畱懇切最  
後手書稱慈聖口諭張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  
俟輔爾歲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母復興此念居正乃  
出而懋脩卽狀元及第矣敬脩亦在前列而甲徵次之  
皆得禮部主事而皆邑邑不樂人爲之語首甲幸有三  
人云胡靳此二子而懋脩嗣脩俱列史官每出則衆相  
指而詛或作俚諺書而黏之宮牆門下客至引以相告  
計得外補王篆與曾省吾益橫南北給事御史則傳作

舟王蔚秦舜翰李選朱璉錢岱顧爾行爲之牙爪而作舟璉尤恣肆選鄙無恥人所羞而不道者而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抗章言時政不便數事皆陰以譏居正之操切居正怒欲譴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爲畫策曰譴之是成其名也且或以動上聽某請爲公任其怨不旬日出爲楚府左長史蓋杜其遷轉地也又半歲當大察屬南京吏部都察院去之時尚書何寬與郎中李己比而併譴司業張位位特以居正聞喪有所刺譏其望實甚

著以王篆屬不敢抗李已素有直聲人爲之恨且惜居正聞位謹亦不悅曰何至乃爾而是時抗居正者穆思考鄒元標皆已遠成督撫大臣故折挫之使不堪冀以聞於居正取一快而王篆旦夕侍居正知其不釋意於劉臺臺之歸頗不理於鄉人口於是乘間使其鄉御史賀一桂嗾怨家疏其盜邊銀不法數事於是江西之巡撫王宗載巡按陳某下有司悉爲之證實而遼東巡按于景昌傳會之坐遠戍而繫追其贓金又繫其父子

竭產以償不得則別以富人犯法者寬其罪使爲之償而後遣戍至嶺外無何飲于其戍主所歸而暴得疾以死或曰戍主有所受毒之也而是時王錫爵歸省久之不出其女得道仙去有所奉大士上真俾錫爵與其友人大理卿王世貞築室於城南居之而女仙之蛻附焉錫爵世貞爲之傳語頗傳京師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故嘗客曾省吾謂此奇貨可以贄居正也省吾遂爲維垣具草與承南先後論錫爵等語甚危異以搖動

上意事下禮部而尚書徐學謨方思所以報居正攘臂  
謂此妖孽不可長也具藁欲大有處而慈聖在西宮聞  
之不懌使中貴人張宏語居正神仙者何預人事而言  
路批劾之居正意絀而學謨方盛氣見居正笑謂此二  
人者皆君鄉人事甚小不足道學謨薨然而退遂停寢  
而南給事中吳之美輩復吠聲有言報聞而已而趙用  
賢吳中行亦與錫爵家近王篆與省吾意未慊則風陳  
价使用故嘗請奪情御史曾士楚按吳使伺用賢中行

短而甘心焉因以孽錫爵士楚之吳初爲御史新脅于長不得已具疏而中悔之既至嘆曰吾嚮者猶豸豸也而今乃使我鷹犬耶且吾已愧之人復安敢愧之天因絕不復問移疾歸而居正竟亦無他有狂生吳士期者寧國人也與沈懋學善懋學亦移疾里居而士期常欲走京師上書有所規于居正而懋學止之矣其語頗流聞而吳中輕薄子僞爲故都御史海瑞論劾居正罪惡亦傳至寧國而有梓之者操江都御史胡欝屬同知龍

宗武使究其人不得則執士期以塞而櫟知其爲懋學友也使宗武捕而引懋學且報居正欲自以爲功而居正意不欲彰聞曰小豎子耳何足煩白簡王篆則貽書宗武必令引懋學而宗武不可乃餓死其人于獄而寢其事王篆思所以媚居正與尚書王國光謀曰彼前後上疏戍斥者皆士夫也而意未嘗一日忘復用欲杜之則莫若中之考察之例于是因大覲疏請錄諸戍斥者姓名于察吏後而榜之以示不収居正悅報可諸戍斥

人皆非外僚不當從觀察而戍者已重于察吏不當榜  
即榜而異日安能以例杜其用也人謂居正敏識人也  
而昏諂若此知其不久矣上之初即位馮保朝夕視起  
居擁護提抱差有力焉小所扞格即以聞慈聖而慈聖  
素誨上嚴切責之甚苦且曰內庭可耳即使張先生聞  
之柰何于是上嚴重居正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上不  
能一切順上漸長而厭之保內恃太后外挾居正待上  
左右贊御殊苛峻小與上狎輒牽下加笞責諸有財力

可資藉監局多持不與而與所私門下閹張大受輩使  
爲上耳目頗倚保勢貌上左右如孫海客用則乾清宮  
之用事者孫德秀溫泰司禮之叅伍周海則兵仗之領  
局者也皆貴倖善爲媚而不甘保之見凌上頗好馳騎  
挽强弩擊劍豪飲至醉海等以言激之上怒甚睨視其  
側有二監皆保養子手劍殺之即騎而馳之保所呼而  
復欲殺之保已知其事懼擁大石支門會上醉已甚扶  
歸熟寐至曉保亟趨謁慈聖爲膚受語慈聖且怒且駭

召上跪而詰責之語不可聞上哭謝罪曰此孫海客用誘我耳慈聖乃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南京爲小火者發孝陵種菜而盡收乾清宮所蓄兵仗鑰之庫且使上手書詔自責諭內閣居正請於上謂海用處之輕復削爲淨軍而有疏條海用與德秀泰及周海請併逐之其司監中貴及內侍皆勒令自陳上裁去留因勸上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脩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上迫

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以是左右親信之爲狎而他失  
馮保意者所餘無幾矣居正當上初嘗纂古君人治亂  
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繪  
而爲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高皇帝  
及列聖寶訓實錄分類而成書凡四十曰創業艱難曰  
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  
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  
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邪奸曰納諫曰理財曰

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  
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  
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  
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備邊境其辭多  
檢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上言動及  
朝内外事爲脩史張本日用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  
文及備顧問上皆優詔許旋以滿十二載奏最上爲召  
吏部禮部二部傳諭元輔居正受先帝顧命夙夜在公

任事任怨雖稱十二年滿實在閣十五年忠勲異常恩  
典宜厚尋使司禮中貴張成賜白金三百兩綵幣四十  
皆有副坐蟒蟠蟒各一襲酒六十瓶鈔十萬貫饌羞五  
卓羊豕鵝鷄餠蜜油麵棗果薪燭之類多以千百計手  
勅褒諭稱其精忠大勲朕言不能盡官不能酬及吏禮  
二部議上加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仍加歲米二百石  
予一子尚寶司丞給四代誥命下璽書褒美錫宴禮部  
疏辭上柱國及伯爵俸而已明興文臣無直拜三公者

謂居正當力辭至是皆驚怪以爲且必封公侯加九錫而居正亦益汰毋論六卿其視四維等若不屑與稱僚寮者四維等事之益謹而居正則亦已病矣病得之多御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痔而脾弱不能進食使醫治痔小效尋下壅結而不能暢不獲已復用寒劑泄之遂不禁去若脂膏者而大腸亦遂出日以羸削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以爲醫藥資凡四閱月竟不愈而自六卿大臣翰林

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亡不設齋醮祠廟爲居正祈禱者吏部尚書而下舍職業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赤日中延至南都山陝楚汴淮漕撫按藩臬亡不醮矣居正深居不出欲使知之則合賂其家人以達取一啓齒而已上始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而大事猶卽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而其後憊甚不能遍閱然尚不使四維等叅之遼東復以大捷聞居正遂進太師歲加祿二百石子爲指揮僉事者進同知而四維亦加少傅太

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時行加太子太保居正病益欲不可爲乃疏乞歸上復優詔慰留稱之爲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而上亦使人問可次入閣者居正首薦前禮部尚書潘晟次則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而復薦尚書徐學謨曾省吾徐學顏侍郎王篆等皆可大用而指王錫爵爲奸邪上爲黏之御屏晟雖居正故識然不甚重之而馮保晟故所授書者也強居正使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有所主矣居正待其

子弟嚴每三五日入問安頷之而已不交一言而以貌  
羸甚惡人見之卧帷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發焉則  
氣絕矣訃聞上愴悼輟朝賜齋檀麻布五百疋米二百  
石兩宮麻布二百疋米二百石又與潞王合賻白金二  
千三百兩香及油爲斤者燭爲對者以千計薪爲斤者  
以數萬計祭九壇復增七壇大約視國公之兼師傅者  
贈上柱國謚文忠遣營葬仍命京堂之四品者錦衣之  
在堂上者護喪歸其子編脩嗣脩等疏辭謝上報諭朕

念先生受先帝顧命鞠躬盡瘁歿而後已忠勞可憫遣  
司禮中貴人陳政護喪歸俱令馳驛居正之喪與輜重  
凡七十餘艘用夫三千餘人前後十餘里不絕於是四  
維始爲政而事漸變矣馮保亟爲上言起潘晟爲武英  
殿大學士使行人即家召之馳驛來京晟鄙而貪士論  
所不齒一旦脫廢籍大用亡不姍且笑之者而益以追  
恨居正四維度時行不欲爲晟下于是合而風給事御  
史數上章攻之四維雖以馮保故擬旨留晟然亡所褒

美第云爲輔臣所薦而已以示輕晟意馮保不悅也而御史薦吳中行等諸臣當召用馮保怒而黜之而給事中御史有詆居正時政者居正之客諸大臣猶持不肯行於是徐學謨歸女于時行之少子以自固而馮保病在告少時給事御史復乘間論劾晟晟上疏辭四維擬旨放之歸時晟已至臨安道中委頓返駕馮保病起恚曰我小病也而遽無我居正之黨王篆曾省吾朱璉微知之且謂四維之且甘心于居正而逐我曹因委身自

昵于時行還往無間而是時余有丁亦得入爲文淵閣  
大學士矣皇太子生上喜甚因上兩宮徽號頒詔赦天  
下四維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時行進少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而有丁遽加太子太保遂無以杜中官  
口而馮保至錄一侄都督僉事矣張宏以下爲錦衣指  
揮使同知僉事有差保之始欲封伯爵而四維以無故  
事難之保詬曰爾由誰得今日耶而負我於是篆省吾  
行數萬金謁保與權佞得從容言四維短而亟稱時行

相約逐王國光則省吾代爲吏部逐陳爌則篆代爲都察院四維故爌所造士也而省吾以陵工驟進太子太保御史某者篆所厚也遂上書極論王國光而中謂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四維避嫌不出時行遂擬罷國光而于工部覆謙交代疏以御批責其鑽刺而謫之于是言者紛然起攻四維寔甚求徐爵張大受爲保道地皆有賄于是時行小罰言者以解而四維謂時行之與謀遂水火矣國光既去而擬當代者

馮保私其鄉人梁夢龍王篆不敢違遂推夢龍省吾以篆之負約也怒而相詬至相擊朱璉復爲之交關其間遂不可解而上故所幸中貴人張誠者見惡馮保上不得已斥之而使密詞保所爲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家交結恣橫狀聞上且謂其珍玩寶藏踰於天府上心動而馮保又以止上郊天及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過惡其與四維善者泄之而四維遂以屬其門人御史李植使極論徐爵擅入宮禁爲保擬旨挾詐通姦

諸違法事而他復論曾省吾貪邪縱欲欲以嘗上而上已報馮保禁中矣於是御史江東之遂極論保罪狀尋逮徐爵下緹騎獄省吾勒致仕而謫馮保爲奉御居南京其下大閹張大受等悉奪職從徙而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瑰異以萬計他宅舍田產器用稱是大受等所籍亦不貲內藏爲充牣而上益心艷居正疑其羸積或過當矣始居正卒而王篆猶挾馮保以恫疑恐喝士大夫尚畏之其銜恩者趨之若流水有兩子一

試其鄉一試於南都試南都者九卿御史出郊迎巡按  
以下爲之飭傳舍具郵供提學至檄屬邑之雋同經者  
與處而監試御史當試時委曲使之同號竟日至暮美  
酒梁肉水陸之珍絡繹饋餉御史至自具草使同號者  
酌量之且代爲書唯坐飲噉耳竟得中前列而其鄉之  
試者亦與選人情益憤憤而言官乃列上其事并論劾  
居正三子躡取上第而四維之子甲徵已爲山西之第  
二人時行之子用嘉順天第六人而次子用懋冒浙籍

與選如篆矣四維雖恨居正而畏其不利已乃不復窮  
究而第擯居正篆之亂政悉削籍爲編氓時給事御史  
新進者益務攻居正爲奇併及其黨而御史楊四知語  
尤峻于是居正始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而王篆曾省  
吾朱璉陳瑞輩毋不斥削朝班幾爲一空而吳中行趙  
用賢等皆召用補官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還其產御  
史魏允貞見四維時行之子先後預薦而亡有及之者  
意不平乃于建言疏頗譏切時政而謂二相不改居正

之覆轍而私其子坐貶二相皆有疏辯時行尤齟齬強飾人莫不唾之而其後執政驟遷允貞至吏部郎以爲差善補過云四維知海內之怨居正深一切務爲寬大以收人心而法度漸廢弛至大計貪酷不謹罷削者亦得復官及章服而祖宗之法圯且盡矣時行既已爲王篆輩所推意不自安會得寒疾踰月不能起四維語時行之客曰夫首相者若四時之有春行必有夏何俟煎迫耶時行起不敢謝過唯默默而已而甲徵用嘉復登

第四維嗾其門客之在言路者俾具草令先攻尚書徐學謨以嘗上學謨斥即攻時行草具將上而四維以父喪歸矣四維家素富累積金至餘萬而尤納賂不已度不可如居正例奪情乃大行金于上左右張鯨張程諸用事者使爲間曰時行故居正所私今復得其家金寶萬計爲覆露之矣上頗心動久而察知其無他得稍自安而御史羊可立者亦四維客也乃復追論居正罪惡而謂居正以私憾搆遼庶人憲燁獄遼庶人之妃因而

上疏辨寃且曰庶人之庫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矣上喜以可法籍居正乃命司禮中貴張程及刑部右侍郎丘橈偕錦衣指揮給事中往籍其家併勘故構王憲燦事王憲燦者其父王薨以幼未立而居正之祖父爲護衛軍太妃聞居正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之食而坐王憲燦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爲張生穿鼻王憲燦以是慚居正而會居正登第召其祖虐之酒至死居正心銜王然王淫酷暴橫其國時居正雖在閣然不

甚當事所謂金寶者讐語也張程等行則居正諸子頗  
侵夜焚毀其奇貨禁物而荊州守令以御史意先期錄  
其人口出而子女遁避他所者不及發已錮其門則餓  
死者十餘曹皆爲犬所殘食而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  
黃金將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懋修不勝刑自誣  
服寄三十萬金于曾省吾王篆等然盡其產不能十之  
三而懋脩自縊死家人亦有從死者事聞時行等與六  
卿大臣合疏請小緩之於是詔留田千畝以贍其母而

省吾等追究亦小緩矣時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  
謂高啟愚之以舜禹命題爲媚居正策禪受且旁及諸  
黨人時行擬旨留啓愚而報處其餘于是吏部尚書楊  
巍等駁此呂爲曖昧中人以大辟若先朝之趙文華王  
聯等旨下雖出此呂於外而奪啓愚職焚其告身給事  
中王士性等窺上旨所嚮遂極論楊巍且謂時行實黨  
居正而主之於是內閣部院諸大臣復劾士性等旃席  
之地幾成訟庭於是彼此相率而詣中貴人求援時行

巍雖得留而大權悉旁落矣其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以媚上于是復敕法司盡削居正官秩奪其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布天下謂當剖棺僂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脩嗣脩俱發戍邊障地方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以能發大奸遷京秩有差而時行自用聖誕推恩時行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余有丁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許國亦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其賞猶先四維時行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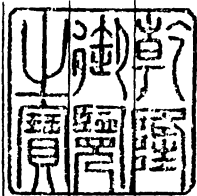
萬金張宏張鯨等始獲稱元輔每頒賞異于余許明年雲南上莽酋捷時行復加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有丁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許國加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時行自意貴極可以杜四維出即出不至位其下而濫典踰于居正矣

野史氏曰廷和之始微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踰于前後數公則其才勝也正德之政蠹于左右貂譬之衣若鶉結矣不有處者誰與彌縫嘉靖之初叔渙爲萃宗社

磐石誰之力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則冕與紀皆庶幾  
是二人者甫得政而棄之若敝屣視宏何霄壤幾也宏  
之初節內不干權倖而外伸於奸藩不亦皦皦秋陽哉  
爲德不終假辭國老以名爲調劑然再躋再起保功名  
于猜世則亦長者效也一清有應變之畧而無格心之  
本裨闔操舍此將道也而行之揆地智殫力竭得死幸  
矣孚敬因機邁會一言拜相彊直自遂人主爲屈斯功  
罪不亦等哉二李長者而時稍負荷春芳知止伯仲之

間也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下偪東市之辱夫豈不幸也嵩沾沾小技以順爲正內固主寵而外籠天下之利即不有孽子寧毋敗也抑二臣者相傾若讐敵夔伯之地化爲秦楚徐高張申之所繇兆也階赤舄几几羔羊素絲嘉靖之際亦何下廷和哉惟其小用權術收采物情識者不無遺憾焉雖然若廷和階者俱救時相也拱剛愎強忮幸其早敗雖小有才烏足道哉居正申商之餘習也尚能以法制持天下器滿而驕羣小激之

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寒暑移易日月虧蔽沒身之  
後名穢家滅善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  
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八